

新语文 家庭读本

最受班主任推崇的课外读物

中学卷

著名国语教育专家
王士强博士 主编



捧读一卷卷书，相交一位位心灵挚友，
拜访一位位文学大师。
它将滋养你的心灵、历练你的性情、丰富你的人生，
让你睿智、坚强、向上。

最佳中学生课外读本



著名国语教育专家
王士强博士 主编

04

新语文家庭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语文家庭读本. 中学卷. 4 / 王士强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88-7749-6

I . ①新… II . ①王… III . 阅读课—中学—课外读
物 IV .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3385号

新语文家庭读本. 中学卷. 4

XIN YUWEN JIATING DUBEN. ZHONGXUEJUAN. 4

作 者 王士强

责任编辑 焦琰 宋秋颖

封面设计 白立冰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642106 传真：(0451) 53642143

网址：www.lkcbs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7749-6/G · 85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C 目录 Contents

生命的华彩 ●●●●●

麻雀	002
与秋虫为伴	006
想念燕子	011
夜莺的歌唱	016
与虫共眠	020
空山鸟语	022

人间的诗意图幸福 ●●●●●

我的财产	02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30
活在珍贵的人间	031
乡村	032
幸福	035
幸福的篮子	036



身体渴望唱歌 ●●●●●

新剃刀	040
男孩之舞	041
身体渴望唱歌	043



战争况味 ●●●●●

呼唤和平的少年天使——萨拉热窝小姑娘的“战争日记”	048
树	053
勇气	054
等着我吧——献给B.C.	058
奇异的会见	060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	063
我的黄金时代	065



细节·人物特写 ●●●●●

包法利上学	068
弟弟	072
小叔叔	074
陈泥鳅	076



论说见功夫 ●●●●●

月的大小	080
从前	084

说“打”	088
说话	092

名篇选读 ●●●●●

优胜记略	096
翠翠	100
童年	106
在细雨中呼喊	126

童话的深度 ●●●●●

往事	146
黄狗、斑马和大家	148
快乐王子	154
宋街	165

展开文化的长卷 ●●●●●

吆喝	172
说北平	176
漫话对联	181
流浪的二胡	184

神秘世界的召唤 ●●●●●

追逐星星的孩子	188
---------	-----

大河的魅力 194



审美·园林建筑的特色 ●●●●●

- 日本的庭园 200
假山 204



诗园漫步 ●●●●●

- 行路难 210
望岳 211
旅夜书怀 212
春望 213
山居秋暝 214
渭川田家 215



词海遨游 ●●●●●

- 声声慢（寻寻觅觅） 218
卜算子（驿外断桥边） 219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219
清平乐（茅檐低小） 220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221
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222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23



生命的华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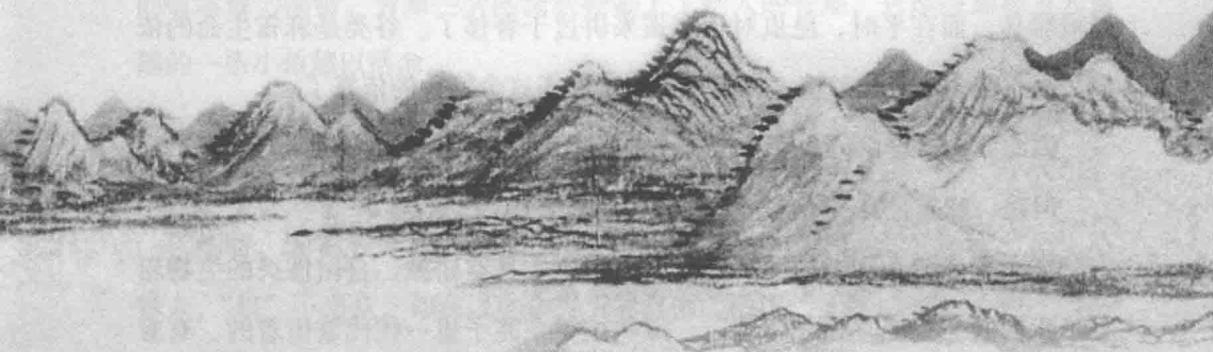
麻雀，这小小的生物在鸟类的种族里实在不起眼，“语”不惊人，“貌”不出众，却在以生命捍卫着自由、活泼的天性。

叶子在秋天里色彩斑斓夺目，原来万千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灿烂的机会。

看似微小和无用的地丁，在默默的努力中褪去渺小和卑微，获得属于自己的华美。

.....

原本自然天地间看似渺小卑微之物，其实都具有神奇的灵性。它们身上时刻演绎着高贵和不屈的华彩乐章，甚至超越了人类的品性。





麻雀

方 刚/著

麻雀把自己的生活和人类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属于鸟纲文鸟科、成鸟体长约14厘米的小动物，主要栖息于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区，或是乡村，或是都市，人类在哪里建造他们的世界，麻雀便也将那里当成它们的家园。在我国，麻雀几乎遍布所有平原和丘陵地带。

颇有一些鸟类把它们的巢穴营造在屋壁和檐边，但麻雀无疑是最经常地把自己的家和人类的家放在一起的鸟，我们屋檐上的鸟巢，10个中至少有9个属于麻雀的，这便是它又被称为家雀的首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也许是麻雀在食物上对人类的依赖性。它们的食性随季节变化，但平时主要吃谷类，只在冬季偶尔吃些杂草的种子。当人类在农田里立起稻草人的时候，他们最想欺骗和恐吓的，便是麻雀。

麻雀也捕食昆虫，但只是在它们的繁殖季节，而不像其他鸟类那样一年四季都将昆虫作为自己的美餐。昆虫是麻雀繁育后代时的营养品，并且用来哺喂雏鸟，而在平时，昆虫对于麻雀来讲过于奢侈了。谷类是麻雀生命的依靠，而谷类多由人类种植，人类便也成了麻雀这个物种的依靠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麻雀是对人类依赖性最强的鸟类。

但是，麻雀是唯一不曾向人类屈服的鸟类！

在人类威胁和利诱的两手之下，太多原本具有骄傲、自由性灵的生物屈服于我们的“权威”或“淫威”。那些被关在笼子里一代代繁衍着的、有着

美丽羽毛和动听歌喉的鸟，“宠物”的名称已经形象地说明了它们的生存状态。它们的羽毛已经退化，它们的歌喉只为了取悦于人，如果将其放归自然，它们又是否能够生存下来呢？不是经常有饲养者炫耀，他们的鸟如何在敞开的笼门面前无动于衷吗？为了不劳而获的一把小米，它们背叛了整个天空。

喜鹊、乌鸦、白头翁……这些原本该自由翱翔的生灵，还有哪个没做人类的奴仆呢？那些懒散于广场和路边的鸽子，许多并不是被人类捕来的，觅食于山野的辛劳在都市的诱惑面前使尊严土崩瓦解，它们可耻地自投于人类脚下，眼巴巴地企盼着我们赏赐一些食物。没人加给它们禁锢，是它们自己选择了乞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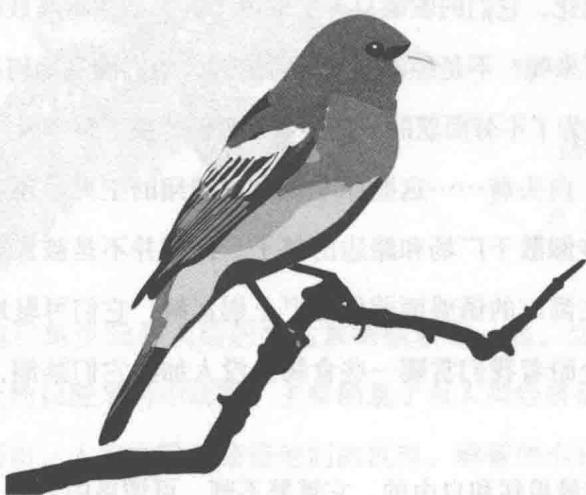
鹰可谓鸟类中最勇猛和自由的，它桀骜不驯，可谓鸟中之王。但仍然未能避免被人类征服的命运。“熬鹰”的过程充分体现着人类奴役其他物种时的残酷，对被剥夺了自由的鹰，以饥饿和困倦煎熬它，消磨其斗志，然后以少许的诱饵迫其就范，使这“天之骄子”与猎犬为伍，帮助人类去捕获其他生物。

所有甘为奴仆的鸟类都无法避免其奴仆的轻贱与悲楚命运，观赏价值高的鸟可以免除劳作之苦，靠卖弄羽毛和歌声讨食。智商略高的鸟或是被训练着表演各种低等的戏法，或是充当算卜者的帮凶，叼起卦签去完成欺骗。鹦鹉是紧紧追随主人的鸟，它们随声附和人类的思想，不做也没有能力做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即使是人类最肮脏的语言，它们也照搬不误。被驯服的鱼鹰的命运最为凄惨，劳累一天的猎获物都上了别人的餐桌，只能指望靠主人恩赐的一条小鱼赖以活命。

鸟类最动人心弦的美便是它们搏击长空时的矫健，当其翱翔的翅膀被利诱所累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可怜的爬行动物。

然而，麻雀不同了。这小小的生物在鸟类的种族里实在不起眼，“语”不惊人，“貌”不出众，却在以生命捍卫着自由、活泼的天性。

没有人可以养活一只麻雀，麻雀与被饲养的命运无缘！



被人类捕捉的麻雀，倔强地抗拒着任何一种征服它的努力，事实是，在被剥夺自由的那一瞬，它们便已选择了死亡。当一个生灵决意以死抗争，以死捍卫自由时，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征服它。人类妄想奴役麻雀的所有尝试都注定失败，麻雀对那些送到嘴边的美味视而不见，绝食——这便是它们的回答。麻雀至死都紧紧地闭着眼睛和嘴，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态，甚至不发出一声鸣叫，以免使人类认为那是在乞怜。不过一夜，麻雀便奄奄一息了，濒临死亡之境，它们的神志仍很清晰，足以抵御饥饿对食物的渴望。麻雀绝食的顽强使人类困惑，这些智能显然十分低下的小生物竟能战胜物种求生的顽强本能，仅仅是为了飞翔。

麻雀属于天空，人类制造的牢笼里不可能看到它们的身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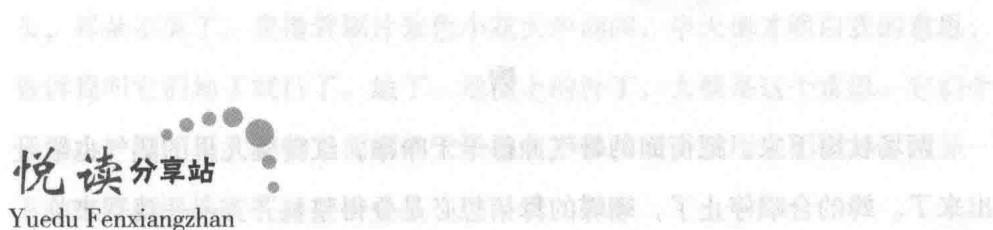
对人类的依赖性，是由麻雀的生物属性决定的，正像我们人类其实也是依赖着每一种动物和植物的存在一样，无可厚非。因此，麻雀是所有鸟类中最有理由对人类俯首帖耳，听凭差遣的。当诸多不以人类的种植物为食、本不需要人类的任何关照便可种族旺盛的鸟类都心甘情愿做了人类的奴隶时，

麻雀的服输完全可以获得宽容和理解，但是，麻雀仍在以死相抗。

麻雀坚守的不仅仅是尊严，更是天性。任何利诱都不可能使麻雀背叛自己的天性，而物种最原始也最崇高的生存境界便是：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没有哪一种生物能够像麻雀这样，将其作为整个种族的精神，代代相传。

麻雀是动物界最后的烈女。



Yuedu Fenxiangzhan

文章描述了麻雀的自然习性、被捕捉后的绝食行为及其倔强的神态，又有对喜鹊、乌鸦、白头翁、鹰、鹦鹉、鱼鹰等其他鸟类情况的介绍。但全文“形杂而神不杂”，文中以麻雀“对人类依赖性最强”来突出麻雀并不因此而屈从于人类的可贵品格，同时又以其他鸟类被人类征服、利用的事实，反衬麻雀的“倔强”“凛然不可冒犯”的以死相抗的伟大精神，而这种精神远远超出了麻雀本身，进而引出了为尊严而战、为自由而死的严肃主旨，启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深思。



与秋虫为伴

薛 涛/著

狗

两场秋雨下来，把街面的暑气冲得干干净净，红砖缝儿里的热气也给赶出来了。蝉的合唱停止了，蝴蝶的舞裙想必是叠得整整齐齐——淡季来临，它们的演出结束了。秋风起了。

园子门口的墙根儿来了一条狗，只有小孩儿靴子大小。也不知是谁养的，整天不回家，就相中这块地方了。我佩服小狗的眼力，天气渐凉，那儿确实是最后一块温度适宜的地方了。

我不与它争地方，从墙根儿下面搬走小凳，找别的去处。

小狗仰头目送我，没有一点感激的意思。它认为那就是它的领地，早上就在那里撒过尿占好的，还笑我鼻子不中用呢。

狗会不会笑呢？至少心里是会的，不肯用表情配合而已。

秋草

园子里的花草仍旧是茂盛的，看不出将走完生命历程的迹象。平素淡淡的草木气息在这时节肆意地散发出来。不仅如此，叶与花分到了同样多的颜色，不经意看去，分不清栅栏下面那些醒目的植物是花还是叶子。一春一夏始终单调的绿装，人们要倦了的时候，它们在秋天变换样子，似乎一夜之间

就大红大紫了。

叶子也有一次生命灿烂的机会。

这万千种生命，不管庞大如山还是细若草芥，上天赐给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安心等待自己的季节就是了。

我对一种叫作地丁的草有些特殊兴趣。为了知道它们的名字，问了好几个人都没有结果，最后去园子一角的小屋找园丁。园丁是个驼背的古怪老头，耳朵不灵了。我指着那片紫色小花大声询问，半天他才明白我的意思，告诉我叫它们地丁就行了。地丁，地面上的补丁，大概是这个意思。它们个子矮小，园丁见大植物下面露的大块地皮不够雅观，就用它们做补丁遮盖一下，也算名副其实了。

仲夏时节，它们就开出一团又一团小花，颜色介于蓝色与紫色之间，难以确定它的色调。蓝与紫，非常神秘，它们紧紧贴近地面蔓延开去，竟然把园子东北一角变成了它们的天下，本来的主角——那几株高大的美人蕉尴尬地立在中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秋天一近，它们的颜色渐渐变化，两场秋雨过后几乎变成了紫色。那片似蓝似紫的零碎小花，雾一样、梦一般虚幻地匍匐在地面上，一缕风掠过去，原本淡淡的香气又浓了几分，扑了满身满脸，久久不散。第二天早上那香气隐约还在，迟迟不舍得更衣沐浴。

有许多天，时间静止，意识凝滞，我就在这片梦境里度过。

风滑过时花香流动，很多坏情绪就滤掉了。走出梦境，身体是轻的，祈望和希冀就寄放在这里了，让它跟着“补丁”们贴近地面慢慢地铺衍吧，直到连缀成一件华美的衣服；渺小和卑微也丢弃在这里，被密实的花冠遮盖在下面，再让更下面的泥土吸收了转化成一种养料。

有一天驼背的园丁远远地站在门口，无来由地大声说，放在那儿吧，我都知道。



虫子

假如没有虫子，园子就显得太寂寞了。风滑过枝叶的声音，起初是动听的，像流行音乐，听久了就有点腻烦了。虫子的藏身处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们悄无声息地在花草灌木之间飞过来爬过去，不时地制造一点声响，这园子里面就隐藏了另外的生机。

蝉的合唱收场最早。夏天它们累坏了，只要天气晴好，它们在午间的大合唱好像就没有停播过。演出结束以后它们集体消失了，经过那棵紫槐我仔细寻找它们的踪迹——它们确实已经离开了。

蟋蟀是独奏演员，演出大概在花草下面进行。秋天的傍晚，坐在花圃旁边细心地听，灵魂随着花草的气息游离出去，世界被它们无限地简化，栅栏消失，花草不见了，一切景物都虚化了……想想，曲子近乎天籁，它们确实与我同在一个纷乱的世界吗？或许它们的藏身处是恰如其分的盲点，便超脱了凡俗。我揣度着曲调传来的方位，轻轻拨开一簇满天星，用手电照来照去，就是找不到那个演员。

那时演奏近在耳畔，照常进行。它是过于投入其中了，外来的干扰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工作。要么就是我认定的方位谬以千里。这样的话，我的行径在人家看来就非常可爱了。

我听出，曲子里似乎多了一分得意和狡黠。

蚂蚁是沉默的，它们轻快的脚步声也给其他声响淹没了。

我蹲在一块方整的菊花圃旁边观看它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它急匆匆地在高大的菊树之间奔跑，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拦住去路。它惊呆了，停了片刻。我以为它会绕开走甚至退回去，实际上它很快就开始攀登这块巨石，它花费了很长时间，因为有一段石头的外表光滑如镜，它几次失败。它哪里知道，这不过是花圃旁边有个无聊的巨人跟它开的一个没有恶意的玩笑。

它只记得有件着急的事情要办：在花圃的那边发现了一块大大的面包屑，足够五十个家人吃上一天的；或者一个伙伴被滚过的轮子轧伤了，要找帮手来抬它回家养身体……现在这个随意的玩笑却给它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要误了人家的大事了！我惶恐了，赶紧把它从光滑的石块上面轻轻捏下来，尽量远地放在它要去的方向，以便让它赶回刚才耽误的路程。它一着陆连头也没回就飞奔而去了。

是的，对于刚才从天而降的艰难和迎刃而解它实在无法表示什么，是怨怒还是感恩呢？或许，它只当作这段旅行必须攀登的一个险峰吧——没什么，爬过去就是了。

蚂蚁在一棵菊下面一闪，就不见了。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它——天敌的窥视、无处不在的陷阱、头顶的大鞋子……它只懂得往前走，根本不去想前面有什么在等待它。

我抬起头，下意识寻找蹲在我旁边的巨人。他也许隐藏在西边那片薄云的后面吧？这样想了，精神上便又输给了远去的蚂蚁。它根本不会花心思去想“主宰命运的家伙”究竟在哪里。如果命运的捉弄迟早临头，那么就随便吧，那是别人的事情。

生命与生命，不管是卑微的还是高贵的，原是可以互相提示的，当它让你看见它的颜色和姿态，或者释放出一缕味道出来时，就是暗示你了，你的心思它知道了。那么也就可以相互慰藉了。

蝉蜕

一场霜下来，园子一片惨白。

秋草的颜色更加艳了。虫子们却好像懒惰下来，终至于了无声息。好像一切都停下来了。我心里明白，它们都在。冬天，对于万事万物来说是一次简化。秋冬更替，它们进入了下一个历程。



草木把生命的力量从花和叶子转到了地下的根须先隐藏下来，一俟寒冬后，春天的气息一来，它们就要萌动了。虫子呢？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活着。或许进入了一个丝囊，或者是一个坚硬的壳儿，明年再露面已经脱胎成另外一副样子了，可能都认不出它们了。

其实，还是它们，当然它们根本记不得去年秋天的事情，也忘记了去年秋天园子里有这么一个人，关切过它们惦记过它们，曾经与它们产生过一点友谊，得到过它们的一点提示。所幸，这个人是记得的。

头顶的槐枝上面挂着一只空空的蝉蜕，在微风中悠荡。那个吵闹了整个夏天的狡猾家伙来了个金蝉脱壳，不知去了哪里。我轻轻摘下它收起来。留到明年夏天，到时候还给当初蜕掉它的主人——喂，你去年丢掉的衣服，我给你收起来了，现在还给你……

我常去的这个园子叫熙园，一个不大的园子，可是我觉得它很大，可以盛下很多思量。

悦读分享站

Yuedu Fenxiangzhan

狗、秋草、虫子、蝉蜕，不过是自然天地间渺小卑微之物，而在作者的笔下，它们均复苏为具有神奇灵性的存在物，它们身上时刻演绎着生命的高贵和不屈，甚至超越了人类的品性。

在秋天里色彩斑斓夺目起来的叶子，让“我”悟到万千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灿烂的机会”；看似微小和无用的地丁，也可以在默默的努力中褪去“渺小和卑微”，获得属于自己的华美；从不去烦恼前面有什么在等着它，一心只懂得向前走的蚂蚁，自有一份无所畏惧的生命勇气。作者面对万物生灵的纯真和痴情，满怀敬畏之心，为我们唱响了一曲尊贵的生命之歌。